

集体记忆视角下老旧社区空间场景化营造研究

——以西安土门庆安街坊为例¹

景晓婷

摘要：城市老旧社区是当前“存量时代”背景下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之一。过往的老旧社区更新往往比较关注物质空间的提升，对于社区中“人”的关怀有所不足，从而常常出现更新过后物质空间焕然一新，社区认同感、生活场景与记忆荡然无存的情形。文中采用文献综述法和社区居民访谈法，引入了集体记忆的理论，加入时间和主客体认知的维度，以西安典型的老旧社区——土门庆安街坊为例，探索更新中社区公共空间场景化营造的更新路径。将老旧社区中居民的集体记忆作为切入点，通过挖掘社区记忆来形成记忆清单，用场景化的方式将记忆转译为空间信息和活动组织，来串联社区记忆空间场景、激发居民参与度和完善社区组织，从而提升社区认同感。为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社区文化活化，社区活力再塑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老旧社区，集体记忆，社区场景化，记忆要素

0 引言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存量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2016年联合国“人居三”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明确提出了城镇化总体目标“人人共享的城市(Cities for All)”愿景^[1]，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说明居民对于城市空间品质的追求日益增加。2018年底新修订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开始实施。随着这一系列的发展战略的转变，城市规划逐渐从宏大叙事回归到日常生活空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空间的基本载体，是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单元，是最能让居民有获得感的地方，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更新与发展逐渐成为规划工作的关注重点。老旧社区更新规划的愿景之一便是建设富有人情味和地域性的城市空间。

笔者在梳理先前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案例时发现，在以往的老旧社区更新虽然提及体现特色风貌，留存有价值的历史空间，但在更新改造完成后，仍旧面临着社区记忆空间形态的消亡，社区文化脉络的断裂，干净整洁的社区空间虽然有所提升，但有时会觉得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变弱了，人们记忆中故乡的场景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在城乡规划学科中的社区更新规划实践往往聚焦在物质环境上，有时忽略了“人”的社会学意义。在社会学层面来看，如果城市中的现存空间无法唤醒居民关于“过去”的记忆或是想象，则会

¹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778078）、重庆市基础科学与技术前沿研究一般项目（cstc2015jcyjA00051）

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陌生、疏离的感觉，难以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集体记忆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近几年来，集体记忆理论从文学、档案、美术和传媒领域进入了城市空间领域，为文化记忆转译为空间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式。基于此，本文尝试在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老旧社区更新策略研究，在以往的物质环境规划基础上，加入主客体认知和时间视角，通过场景化营造将记忆信息体现在空间中，为老旧社区更新和认同感提升提供新思路。

1 集体记忆和社区公共空间场景化营造的关系

1.1 老旧社区更新困境与集体记忆理论的植入

1.1.1 研究基本情况

老旧社区更新是旧城区重要的城市改造类型之一，在存量时代的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集体记忆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在国内，关于城市集体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十年。在城市规划领域，有关“记忆”研究的运用多集中在城市记忆方面，也对城市更新中的场景化有所研究，但是却很少有规划师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宏观尺度的城市集体记忆空间的形成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规划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2-6]；微观尺度的集体记忆空间受权力自上而下、群体的生活场景自下而上两方面的影响，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定量测度城市记忆的方法^[3-4]。汪芳、严琳和吴必虎等人指出城市记忆是城市空间特色的来源，以北京宣武区（现已与西城区合并）为例，为今后城市规划中城市认同感提升和场所精神和文化塑造提供了新的思路^[9]。朱直君和高梦薇通过分析场景化与社区修补的关系，针对不同社区提出场景构建策略^[10]。言语和徐磊青提出“记忆”与“地方”的概念主客体统一更偏向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城市意象的场景化解读类似^[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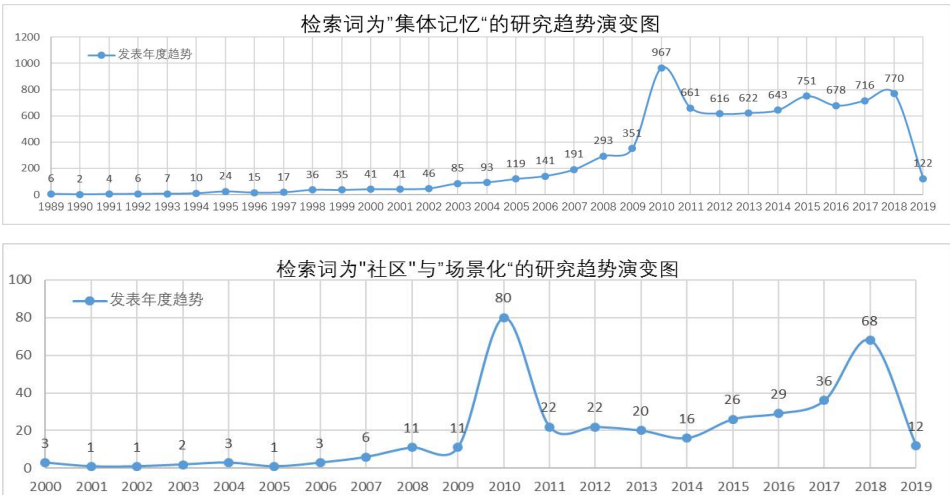


图 1（上）检索词为“集体记忆”的研究趋势演变图

图 2（下）检索词为“社区”与“场景化”的研究趋势演变图

从集体记忆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文献发表量处于缓慢上升趋势，在 2018 年大概发表了 770 篇期刊文章（见图 1），从目前来看，已有不少城市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说明集

体记忆的研究方向顺应了增量转向存量的经济发展背景。目前国内关于社区场景化营造的研究较少,多数基于对场景理论的应用,在“超星发现系统”中以“社区”与“场景化”作为检索词可以看到文献总数量虽然较少,但研究的整体趋势在近年来不断上升(见图2)。本文会主要从社区地方感,社区文化记忆,社区邻里记忆三个层面来进行社区场景化营造的策略研究。

1.1.2 老旧社区更新困境

在过去增量发展的模式下,由于大型商业体的植入或是拆旧建新的改造方式,对原有的旧城肌理和原有邻里社会结构造成了较大的破坏。物质性的更替伴随着大拆大建和文化记忆气息的消逝。当下中国老旧社区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社区现存环境破败。通常情况下,老旧社区的空间环境破败体现在物质空间和社区氛围两个层面,物质空间包含绿化系统、运动健身设施、公共活动空间和文化设施等可以触碰的硬性环境,社区氛围则包含社区文化、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等。集体记忆理论既可以改善社区物质空间环境,又可以帮助营造具有场景感的公共空间,到达提升社区氛围的目的。第二,社区精神文化缺位。中国的老旧社区普遍具有浓厚的地方记忆场景,同时拥有居住多年的居民,社区更有人情味和文化资源但缺少挖掘记录的过程。目前对于社区记忆主体(承载者和受众)和客体(场所、事件和记忆线索)的关注不足。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便在于保护地方记忆和可识别性,满足目前社区更新核心诉求。第三,邻里社会结构消亡。目前老旧社区普遍呈现人口结构老化,居住人员租客化,原本熟人社会的基底在逐渐消隐。在中国来看,社区居民沟通的平台缺乏,社区活动居民参与度低是居民交流不足的缺口之一。在更新过程中要注重物质空间改善后的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管理服务的完善和社区组织培育,在增加老旧社区的地域场景感和人情味。

1.1.3 集体记忆理论的植入

目前的老旧社区大多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物质空间的破败;第二,传统记忆的消亡。基于集体记忆的社区更新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改善老旧社区的尴尬处境。集体记忆是具有一定的特定文化精神内核和同一性的群体,对其所经历事件的共同记忆,它能够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成员的归属感^{[12][19]}。老旧社区中往往存在居住在此很多年的居民,他们对社区的情感和记忆以及留存这些记忆的场所空间和行为活动共同构成了社区集体记忆。这些居民对于集体记忆的选择、组织和重述是社区场景化营造的素材和关键所在,而这种空间的场景化又可以诠释和维护该群体的“凝聚”。集体记忆的挖掘和培育可以帮助掌握城市的结构与特色,空间的生存从本质上也是集体记忆的生产。例如重庆嘉西村就是一个集体记忆挖掘和发展的优秀案例,老旧社区的山城生活记忆、空间形态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呈现,唤醒了社区生活场景,文化场景。但是集体记忆规划在社区层面的应用还比较少,其中,集体记忆适用于城市文化,地方特色的研究与实践的特性有以下三个方面:空间依附性,主体多样性和动态重构性^[13]。因此,在社区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个问题“谁来记忆”、“记忆什么”、“怎样记忆”^[12],这三个环节也说明了在集体记忆形成和再次呈现的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三个要素：1) 记忆主体（记忆者），进行记忆的记忆者可称为记忆主体，在社区中，主体往往是由居民和管理者构成；2) 记忆客体（记忆对象），本文根据集体记忆的原始结构，将其客体分为记忆场所、记忆事件和记忆线索三个方面，记忆场所是承载记忆事件的物质空间，一般是与社区建设环境直接相关，物化为了社区外部空间、建筑和景观。在以往的研究中，汪芳、孙瑞敏在集体记忆体系中提及物质空间信息和人物事件线索是记忆活动的重要客体要素[18]。之后汪芳等以记忆线索为出发点，将“线性空间”作为串联记忆空间的线索；3) 时间要素（图3）^[9]，对集体记忆时间维度的感知注重对其历史发展脉络的完整解读，以期从中找到具有价值的典型时间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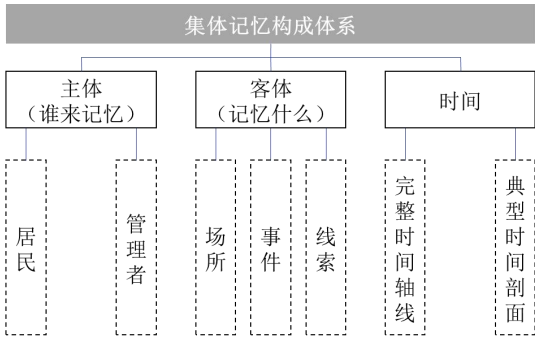


图3 老旧社区集体记忆更新要素

1.2 社区场景化营造的探究

1.2.1 场景化营造的相关研究

参考西方的经验，场景理论是以特里·克拉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的重要观点。在场景理论中，他们提出在城市空间中，娱乐休闲设施的多样组合会形成蕴含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城市“场景”，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存在，会聚集多样化的人群进行活动与消费实践，从而达到了场景化，场景就具备了公共性，无论是感兴趣者还是游客都可以参与其中^{[15] [16]}。因此，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休闲娱乐设施和空间和活动人群成为场景化构建的重要元素。根据文献阅读，克拉克提出的场景特征中适用于城市文化、地方特色的有以下五个方面^{[10] [16] [17]}：一，社区是营造场景的最适宜单元；二，场景化营造依赖于有形的、可识别的聚集空间；三，特定人群活动是场景中必要组成部分；四，前三者形成的活动有助于增加人群认同感，鼓励社会交往；五，场景的维护和持续需要相关治理组织的帮助。

在国内，以往的规划实践，往往偏向于讨论侧重功能的“场所”，而在讲求“活力城乡，美好人居”的时代背景下，“场景”一词可以解构为偏重物质的“场所”和体现文化记忆的“景象”。

1.2.2 营造内容

由于社区空间的场景化能够提升社区的场所质量、促进社区精神文化活现、丰富社区公共活动和增加邻里交往，所以可以借助记忆主体、客体和时间要素，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效提

升居民获得感，进行场景化营造：1）地方场景化营造；2）文化场景化营造；3）邻里场景化营造（图 4）。下文以西安典型老旧社区土门庆安街坊进行具体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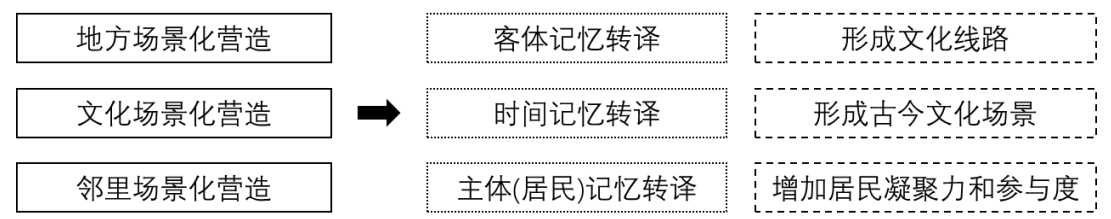


图 4：集体记忆视角下老旧社区空间场景化营造路径

来源：研究团队实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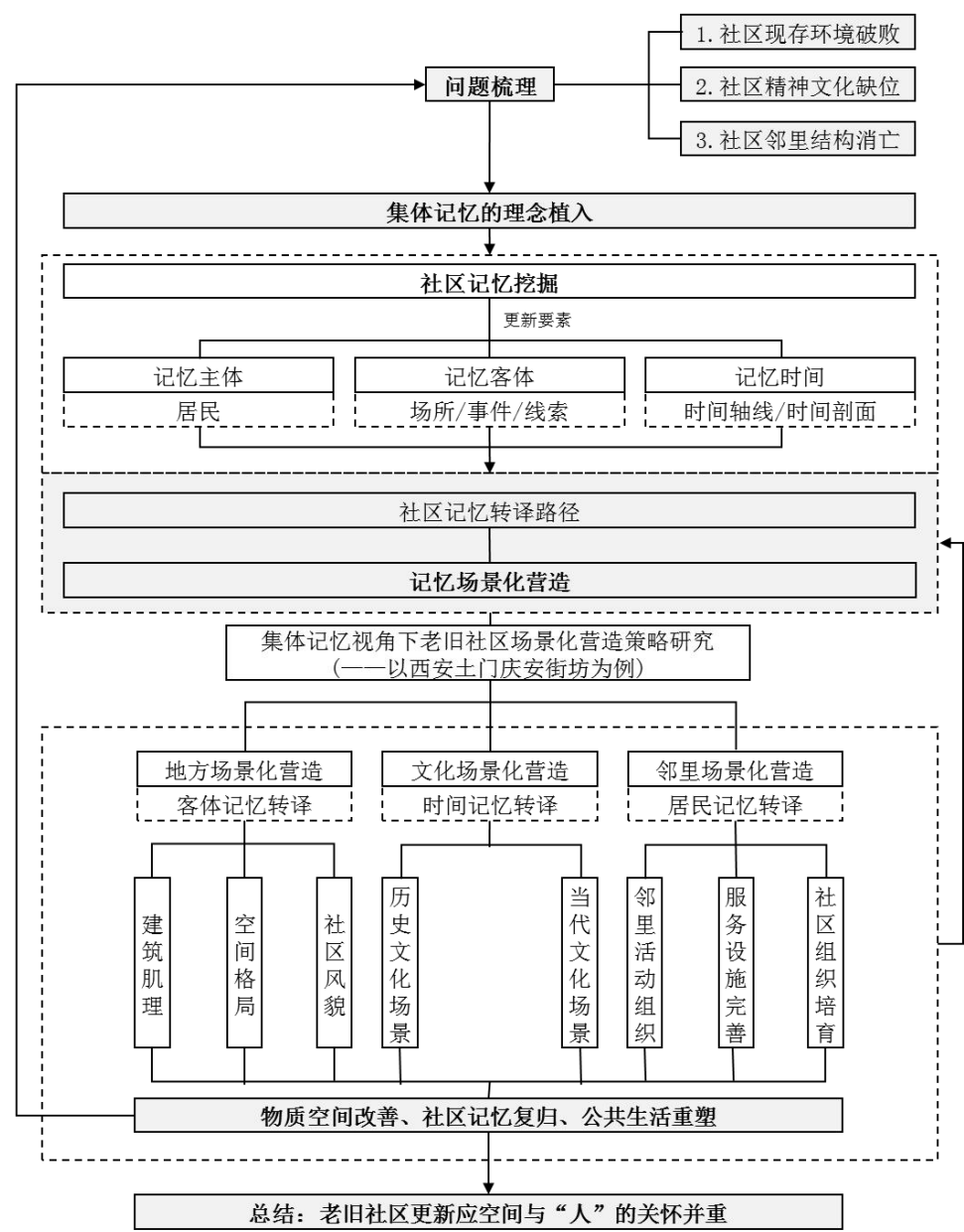


图 5：论文研究思路框架图

3 集体记忆视角下老旧社区场景化营造研究

庆安街坊位于西安城西部土门（安远门）地区。土门地区历史悠久，不仅见证了 13

朝古都的兴衰同时也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快速发展，当年的西郊庆安街坊成为现存较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的街坊式住宅，是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庆安街坊片区的环境衰败是我国老旧社区的通病，其多样的社区文化记忆也是我国现存老旧社区共有的历史特征^[18]。本次对土门庆安街坊片区的更新策略，依托集体记忆视角下的城市场景化营销，挖掘社区集体记忆，将记忆要素转化为城市的空间意象，通过社区场景化营造的相关策略实现社区物质空间改善、社区记忆复归和公共生活的重塑。其中涉及的问题与思考具有典型性和特征性，对当下我国其他老旧社区更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1 项目概况

本次规划的土门庆安街坊属于莲湖区西安土门街道办土门庆安社区。西安土门地区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一部分，是西安最老的工业区之一。庆安街坊位是西郊庆安机械厂的家属院，建于 1953 年至 1960 年间，由庆康小区、庆怡小区、庆裕小区、庆和小区和庆陆小区围绕社区中心小学和中学布局构成，现有苏联援建时期苏式风格住宅楼 48 栋，建筑多为 3 层坡屋顶，整个街坊由 6 个大小不同的扩大街坊组成，多为院落式规则布局，后经过局部拆建多种层高混合。而且通过调查发现，居住在这些街坊式社区的大多是退休职工，年龄分布大多为 50~70 岁之间，还有少数居民是租住在此的。长久以来居住在此的人们建立了独特的业缘关系，对这里有着共同的记忆。



图 5：西安土门街坊概况

3.2 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

根据集体记忆原始的组成要素和特征，加入老旧社区更新中对人的关注与时间维度，共同构成社区记忆挖掘和社区记忆转译两个部分。

3.2.1 社区记忆挖掘

社区记忆挖掘主要是对现存社区记忆客体的基本摸底调查，客体、主体和时间三个要素都包含在内。调查过程为“居民口述—主客体调查—资料整合”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居民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阅读来摸清现存的社区集体记忆内容和时间线；然后通过现场调研了解

社区记忆客体的现存完好程度,根据完好程度来选取有价值的记忆要素;最后整理各项资料,形成社区记忆清单。

通过如上方法,从主体、客体和时间要素层面总结出庆安街坊集体记忆清单包括有居民记忆、社区客体记忆,社区文化记忆三个部分:

1)居民记忆:主要由居民口述和问卷内容整合而来,由于庆安街坊住户大多由西郊庆安机械厂的退休职工、周边商铺租户、就读或任教庆安中学和小学的居民组成,所以居民的记忆主要由生产记忆,商业记忆、生活记忆和教育记忆构成(图6)。

居民记忆构成	记忆感受	记忆发生点	记忆分享者	记忆时间段
业缘记忆	怀念,自豪,红火……	苏式家属楼/工厂	企业退休职工	1953年—2000年间
生活记忆	便捷,安逸自足,陈旧……	街巷,家属院	居民	2000年-至今
商业记忆	美味,夜宵丰富,电动车,便利……	团结一路、泮镐路	居民/商户	2000年-至今
教育记忆	自豪,优秀,努力……	庆安幼儿园,庆安小学,庆安中学	学生/老师/家长	1956年-至今

图 6: 居民记忆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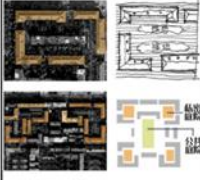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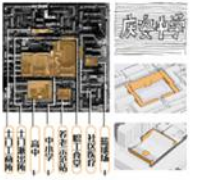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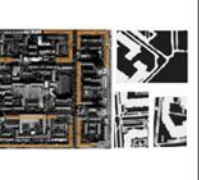
社区 记忆 场所	场所 脉络	初建期 (56~65年)	始于一五期间苏联援建期间,遵照苏式风格建造公共建筑大方气派,住宅基本为砖木结构三层楼,呈中轴对称,平面规整;有主辅楼的公共建筑中高两边低,立面采用三段式(檐部、墙身、勒脚)构图		
		“文革”时期 (66年~76年)	“文革”是住房住宅建设量小,质量差,对居住功能及平面结构不重视;基本为砖混结构,一般四层楼,平屋顶,红砖墙面,现状部分外立面后来被刷成白色。整个楼体无装饰,布局仍延续车营式。		
		改革开放初期 (77年~80年代中后期)	改革开放后未解决居住问题建设了大量单位住宅基本为砖混结构,5层框左右,平屋顶;外立面简洁,砖墙面、涂料或马赛克贴面并存,风貌较差。		
		近期建筑 (80年代中后期~至今)	新建的砖混结构一般5或6层,框架结构7至24层平屋顶;建筑质量好,户型趋于合理且多样化。外观尚可,风貌不统一		
	场所 类型	家属院空间	学校	苏式居民楼	商铺
					

图 7: 社区场所记忆

来源: 作者自绘

2)社区客体记忆清单:通过社区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查阅,从记忆场所、记忆事件和记忆时间三个方面进行整理;记忆场所主要从场所时间脉络和场所类型来看(图7)。记忆事件主要体现在业缘关系的留存和邻里间的日常互动两个方面(图8)。在记忆时间上土门有

1400 多年的城市历史进程，较易感知和理解时间剖面的主要为隋唐和近现代一五时期的记忆。

类型	图片		
邻 里 交 往 内 容			
	打麻将	下棋	聊天
			
邻 里 交 往 场 所	组团边界道路	组团内部活动场所	宅前

图 8：社区记忆事件
来源：作者自绘



图 9：社区基本时间脉络梳理
来源：作者自绘

3) 社区文化记忆清单：根据社区时间脉络的梳理发现，关于土门庆安街坊易于感知和识别的记忆为隋唐时期，唐长安城（外郭城）十二座金门之一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在近现代，国家“一五”时期建设的重点工业区的业缘文化记忆(图 9)。

3.2.2 社区记忆转译路径：社区场景化营造

社区集体记忆挖掘后，记忆信息转译到物质空间是社区更新的必须导向，那么就记忆信息在物质空间的呈现效果而言，场景化有着明确的作用。在社区空间场景化的层面更需要结合社区文化和特色，而对于居民集体记忆挖掘是找寻社区文化和特色的关键所在，因而，接下来运用上文已形成的集体记忆清单内容，通过地方场景化营造、文化场景营造和邻里场景营造来进行社区场景化营造的过程。

(1) 地方场景化营造：

通过对社区集体记忆客体资料的整理，提取有价值的客体记忆，在具有地方感的建筑肌

理,空间格局和社区风貌留存的基础上重点突出有价值的记忆场所和事件展示,由记忆点到记忆线建构地方场景。庆安街坊是典型的庄严整齐的苏式街坊院落式布局,目前庆康小区、庆怡小区、庆裕小区、庆和小区和庆陆小区苏式风貌和建筑肌理留存比较完整;社区区位良好,设施完善,生活氛围浓厚,有业缘熟人社会网络基底。因此,在对地方场景化营造可以考虑将业缘记忆点(苏式街坊)和生活记忆点串联起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庆安街坊式记忆社区场景线路。

(2) 文化场景化营造:

文化场景化营造,基于记忆时间和文化记忆的梳理,可以将土门庆安街坊的文化场景分为两个部分:历史文化场景(开远门记忆)和当代文化场景(企业生产和日常生活记忆)。关于文化场景化的营造,可以通过社区博物馆和公共空间中的景观营造来实现。

(3) 邻里场景化营造:

土门庆安街坊退休居民都是对过往生产记忆的守护者,而居住在此的学生和租户群体都是良好的记忆受众。因此在邻里场景化营造体现在组织邻里活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培育社区组织三个方面。从空间改善和社区治理提升两个层面达到再塑公共生活的效果。其中社区居委会应发挥带动作用,举办满足居民需求有吸引力的各项活动,以及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引导,结合现有的退休工人自组织团体(老年人广场舞团、合唱团等),以街坊内热心、有责任心的居民为核心,组建街坊内新的居民组织团体,参与街坊的治理。通过居民自治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合作,在街坊内开展新的活动,如篮球比赛、棋牌比赛、露天电影放映等。鼓励公众主动发挥特长,与增加居民的参与感和凝聚力,重塑社区精神为目标形成主人翁意识,维护社区环境。

4 结语

(1) 集体记忆在社区层面的适用性:

社区作为城市中的最小组成单元,是最接近城市中的人和日常生活的层面。老旧社区物质环境的衰败不仅仅是资本流出,设施老旧的空间问题,更是社区居民的个体情感与记忆的消亡引发的地域空间特色和人情味的双重减退。集体记忆理论在老旧社区的应用,以记忆要素组织空间,反映了地方营造与空间认同的重要性。记忆要素的成功转译也需要记忆主体(居民与管理者)对记忆客体的记录和空间再构,从地方感、社区文化、邻里活动和社区组织三个方面着手,将非实体的“文化记忆”融入实体的“文化线路”中去,让社区不仅仅是空间物质层面的改造,也可以符合居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

(2) 老旧社区场景化营造是空间和治理并重的过程:

空间场景化只是社区环境改善的第一步,要做到社区精神文化的复归,治理和公众参与不可缺少。社区地方场景化和社区文化场景化的维持和创造都需要良好的邻里氛围,社区组织的协助和公众参与。同时文化认知和集体记忆是在空间消费的过程中产生,反之亦然。因

此,笔者认为具有文化记忆意义的空间具有场景化的潜质,人群活动的引入激活了场景,而场景化的空间促进居民产生凝聚力和认同感,增加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因此会更便于培养居民主人翁的意识,从而提升居民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社区治理也会更易开展。

参考文献

- [1] 陈小坚.《新城市议程》:通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行动纲领——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人居三)综述[J].现代城市研究,2017(01):129-132.
- [2] 陆邵明,刁嘉辉,赵浩林,李钊,叶荔,汪现.港口城市的集体记忆“码头遗产”——以上海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2,27(10):39-49.
- [3] 邓怀乡.文化认同与城市记忆:从台北信义计划区和 TAI-PEI101 看台湾城市空间文化现象[J].北京规划建设,2006(2):29-31
- [4] 周玮,黄震方.城市街巷空间居民的集体记忆研究——以南京夫子庙街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6,31(01):42-49.
- [5]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04):60-66.
- [6] 许剑峰,黄钊.当代重庆城市的空间生产与集体记忆[J].新建筑,2007(05):24-27.
- [7] 侍非,毛梦如,唐文跃,蒋志杰,高才驰.仪式活动视角下的集体记忆和象征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以南京大学校庆典礼为例[J].人文地理,2015,30(01):56-63+97.
- [8] 李彦辉,朱竑.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J].人文地理.
- [9] 汪芳,严琳,吴必虎.城市记忆规划研究——以北京市宣武区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0,25(01):71-76+87.
- [10] 朱直君,高梦薇.“公园城市”语境下旧城社区场景化模式初探——以成都老城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8,卷缺失(4):43-49.
- [11] 言语,徐磊青.记忆空间活化的人本解读与实践——环境行为学与社会学视角[J].现代城市研究,2016,卷缺失(8):24-32.
- [12] 邱冰,张帆.基于城市集体记忆建构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一种公共艺术介入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路径[J].规划师,2016,32(08):12-17.
- [13] 陆敏,汤虞秋,陶卓民.基于认知地图法的历史街区居民集体记忆研究——以常州青果巷历史街区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6(03):127-132.
- [14] 赵万民,代光鑫.事件空间理论下的城市更新概念认识——以重庆市白象街片区城市更新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8,33(01):41-47.
- [15] SILVER D, CLARK T, YANEZ C. Scenes: social context in an age of contingenc[J]. Social Forces, 2010, 88(5): 2293 — 2324.
- [16] 特里·N·克拉克,李鹭.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7,38(1):16-24.
- [17] 吴军,夏建中,特里·克拉克.场景理论与城市发展——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新理论范式[J].中国名城,2013,卷缺失(12):8-14.
- [18] 李旭.西南地区城市历史发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15-23.
- [19]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41.

作者简介

景晓婷,研究生,重庆大学